

爷爷、外公和爸爸

◆安凉

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。这四位明人的兄弟,原来是中学同窗,他们被同学们称为“四友帮”。显然,当年他们的关系相当密切。时光荏苒。四十多年过去了,他们虽然偶有联系,但各自为工作和生活奔忙,人生的轨迹也不尽一致了。

A君,当着一个公务员,职位不高,权力不大,收入倒也稳定,和他的性格挺相配,本分老实。

B君比较活络,在一家外资企业任高管。拿的是年薪,抽的是洋烟,常坐国际航班各处公差,是一个人人羡慕的主儿。

C君呢,命运不济,高中毕业患了一场重病。康复之后好久,才在一家物业公司当上了保安,后任主管,四十多岁了还是王老五,前几年刚成家,生活渐趋平稳。

D君是唯一一位下海的,知道自己一向成绩差劲,一毕业就做个体户了,馄饨店,小卖部,倒卖国库券,后来做起了包工头,入股房地产公司,日子开始滋润起来。

同窗友情不可轻易舍弃。所以,有时他们一两年聚上一次,开怀畅饮,插科打诨,每次聚得都挺尽兴的。

大约又有一年没碰头了。A君想邀约大家好好聚聚。一是因为有一年没啥联系,聚聚也是顺理成章;二是A君人生到了一个可以得意的崭新阶段,他当爷爷了。他打了电话给B君,B君立马响应,这段时间

出差少,腾得出空,另外,他心中也自有窃喜,他当上外公了,女儿前几天刚生育,他正愁着没处去欢闹呢!他们又联系了C君,C君也一口答应,他心里也揣着好事,正喜不自禁呢:他做爸爸了!本来结婚就晚,终于中年得子,当是一大乐事。

三个人各有喜事,自然盼望着与老同学一聚,尽情倾诉,好好庆祝,也是快乐和幸福呀。

但他们未曾料到,在通知D君时,D君吞吞吐吐的,表现得很勉强。

以前几次聚会,只要谁一提议,D君准保很积极。也许他最近生意不佳,心情不快?最近房地产市场局部倒是有些萎靡。或者是他家人不睦神情低落?他生有一男一女,都刚成家,和发妻早离了,前年还找了一个和他女儿一般大的,他们也许相处不睦?

A君、B君、C君胡乱猜想了一阵,仍百思不得其解。最后还是A君建议,B君、C君赞成,“四友帮”还是要聚,这次就不放D君家了,但考虑D君情绪,预订的饭店挨着他家近些。如此,他至少可以参加一会儿,若真有何事,也只能请他自便了。决定之后,他们再次通知了D君,并且叮嘱D君一定要来参加。D君支支吾吾的,最后总算答应了。

这天,A君、B君、C君都如约而至,约定的时间都过了,D君还没亮相。A君拨了电话,那端D君接了,似乎闹腾得很,还有婴儿的哭

声。D君忙不迭地致歉着,说自己争取过来,让他们别等。

喝得差不多了,借着酒劲,A君提了一个建议,我们干脆到D君府上一看,反正没几步远,大家又是老同学,应该不会有啥问题。另外也可以知道一下D君的现状。

按响D君别墅的门铃。D君匆忙迎了过来,他连声道歉,把他们迎进了客厅。一阵奶粉和婴儿香的味道在屋子里弥漫。看着大家疑惑顿生的模样,D君竟然有点羞羞答答地笑了,他请他们登楼一看。他们满是诧异,跟着D君上楼。推开三个屋子,居然都有一个婴儿!怎么你开起育婴会来了?A君他们刚想发问,D君开腔了:“真不好意思呀,没把实情告诉你们,你们打来电话的那天,我正在医院,我女儿,我儿媳,还有太太,都住进了医院。”“啊?怎么回事?要紧吗?”大家都有点莫名的担心。“哦,没什么,她们都到临产期了,一周前,她们在同一天生产了。”“同一天?”大家惊呼。“是的,是同一天。”D君这次回答得很干脆。“你同时当上了爷爷、外公,还有,爸爸?”A君像发现了新大陆,充满了惊奇。“是的,是的。”D君脸红了,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A君、B君、C君此时盯视着D君,心里是说说不出的滋味……



古人市井笑话

苋菜

清·《笑林广记》原文
韩伍·改编并画



吴阿来一家日子过得很艰难,这主要是他大事做不来,小事不肯做,原先依靠薄薄的家财度日,以后只能靠变卖家里的旧东西换一点米粮度日。这种情形最倒霉的还是他的妻子。这天早晨,家里一颗粮食也没有了,她只能到后面荷花池里去摘了一点苋菜叶子来,煮了一碗汤给阿来当早饭吃。阿来很不高兴,但一想到今天还有一个饭局,也就勉强吃了一碗苋菜汤出门去了。

阿来一向是嗜酒如命的,一见好酒,也不等人劝,主动先连饮了三大杯,然而他肚子里空空的,只有一些苋菜叶子,头昏眼花的,就呕吐起来。大家看了都很心痛,因为呕出的东西里没有一点粮食,就问 he 怎么回事,阿来定了定神说:“我早上吃的是莲子粥,兴许是莲子吃得太多,就长出荷叶来了……”这时厨子上来一大盆煮鸡蛋,阿来一见接连吃了五六个,然而吃得太多又太快,阿来的肚子又开始不舒服起来,他突然捂起肚子叫起来:“不行不行,鸡蛋都快变成鸡了,现在我要到茅坑去了……”



租个女朋友回家过年

◆崔立

我喊了声,爸,妈……

面前的爸妈不在看我,眼神落在了我身后邱月的身上。

邱月的脸瞬间红了,像一枚熟透的红苹果。爸妈眼睛一直在看她,至少有长达五秒的停留……

这是我过年,回老家的那一幕。

爸妈眼角瞬间笑成了一朵灿烂无比的花儿。特别是妈,瞪视了我一眼,不无责怪地说,前几天问你谈没谈女朋友,你说没有,是不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呀?

邱月不期然地小声叫了,叔叔,阿姨……

爸妈的回音却是响亮的“哎”,他们的脸上,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兴奋与喜悦。

得!没我这儿子什么事了!

就在不久前的午间,我忧心忡忡地在公司附近的公共绿地里徘徊,想着爸妈那些催促的话语,说,你看你都29岁了,你看村里和你同龄的那几个,最早的孩子都上小学了,你连女朋友都没有……

我低着头走路,差点撞上一个人,我堪堪地躲开了。耳边多了个银铃般的声音,才子是想着什么心事吗?这么入迷。

我抬起头,一看,竟是美女同事

邱月,平时我偶尔写点小文章,来点小稿费会请他们吃饭,他们就开玩笑称呼我,才子。

我笑笑,说,邱美女好,怎么这么巧?

邱月笑笑,说,是啊,好久不见了。

就在几分钟前,我们还在食堂面对面擦肩而过并点了头。我们相视而笑。

言归正传,邱月说,是有烦心事吗?

我说,这不过年了,没女朋友陪着有点没脸回家啊。

邱月说,要不,我陪你走走?我正愁过年没地方去玩呢。

我一愣,邱月脸上微笑着,像是玩笑,又像是真的。我迫不及待地忙点头,说,好啊,好啊。那可说定了啊!我很怕她会突然反悔。

于是,邱月还真陪我走了一趟。

老家回来,我从银行取了三千块钱,要给邱月。邱月说,你什么意思?我说,给你的辛苦费啊。邱月说,不要,不要。邱月还笑着说,你以为我是为了你这个钱去的吗?我是去免费旅游,你看你看,我这趟什么钱都没花,有吃有喝玩多好啊。邱月说着话,拍拍我的肩,微笑地走了。

我还是决定要请邱月吃饭。

第一次请,我说去南小馆,邱月说那地方不好吃,她径直走进了旁边的一家泰煌鸡。我说邱月,别给我省钱啊。邱月说,你不懂,这里的鸡肉肉质鲜嫩,可好吃了。这还是第一次,我们单独在一起吃饭。

第二次,第三次……我请了邱月好几次,像是要把三千块钱折成饭钱全部请她吃。

一次,晚饭后我们在马路边散步,不远处,有几个男人在抽烟。我们缓缓走过,我突然发现邱月有些紧张。邱月说,你怕他们了?我说,没有啊。邱月像是如释重负般说,我以为他们会打你,就在想,我要帮你。我开玩笑说,你练过?邱月摇头,没有啊。我说,那你怎么打得过他们?邱月说,我就想帮你。我看到邱月的眼睛大大黑黑的,让人沉醉。

这一看就看了好久。一直看到我们的女儿,一蹦一跳地跑过来。喊我,爸爸。又喊邱月,妈妈。

我看着身边的邱月,忽然在想多年前公园里的邂逅,我开玩笑地说,那个时候你陪我回家,是不是已经对我有企图了?

邱月说,你猜。

我笑了。

邱月也笑了。



【碰到的服务员】

今天吃饭遇到个奇葩服务员。点了一道柴鸡炖蘑菇,朋友问了一句:你这是正经柴鸡吗?

服务员说:柴鸡确实是柴鸡,正经不正经我真不知道。

晚上我进一家小饭店吃饭,主食点的饺子,半天没上就叫服务员问道:饺子包好了吗?

服务员:已经包好了。

我爱人说:上吧。

服务员:哥,还煮吗?

我和爱人都笑到喷饭。

李兰弟

【老婆心疼人】

今天星期天,我又陪老婆逛街,老婆买了很多东西。回去的路上,我用一个手提了很多东西,费

力地走着。

一旁的老婆心疼地说:“一个手提提那么多东西,感觉好像我欺负你一样。”

听后我心里一暖,正要宝贝我不累。

这时那二货老婆马上说道:“你不会两个手提嘛。”我一时无语了。

兰弟



失衡

◆孙道荣

因为急事,准备搭一熟人的顺风车。

熟人的车,就停在路边。这是一条市区主干道,路边划了些车位,供人免费停车。熟人说,位少车多,平时很难得能找到一个免费停车位,有时候,开着车来来回回转好几圈,也找不到一个空位子。今天运气真不错,上午过来的时候,只转了几圈,就幸运地找到了一个空车位。

他在一溜车中,找到了自己的车。路边所有的车位上,都停满了车。

熟人打开车门,我们正准备上车,在我们身后不远处,一辆没有停在车位的车,忽然启动,向我们缓缓驶来。司机从车子探出脑袋,一脸谄媚地问,你们这是要开走吧,太好了,我等了半天,也没等到一个空车位。

熟人瞅瞅他,摇摇头说,不走,我只是从车上拿点东西。说着,“砰”一声关上车门,绕到我跟前说,我们先抽根烟。

那司机见我们没有走的意思,悻悻地将车开走了。

我说,为什么不走啊?

熟人冲着慢慢驶离的车子努努下巴,说,我们一走,不是便宜那小子,白捡了一个车位啦。

原来是这样。我无奈地叹口气。抽完了烟,上车。熟人熟练地点火,松开手闸,打开转向灯,准备起步。

可是,熟人突然将车子熄火了。

正疑惑着,只见对面一辆行驶的小车,一打方向,朝我们驶过来。熟人说,他一定是看到我的车启动了,以为我要离开,来抢位子的。这家伙,运气也太好了吧。熟人自言自语地说,你要知道,我早上为了找到这个车位,来来回回绕了多少趟吗?你哪能运气这么好,一过来就有车位?!

那辆小车见我们的车并没有马上驶离车位,就停在了我们的左前方,看样子,是等着我们驶离。

熟人冷笑了一声,我偏不马上走,你就慢慢等着吧。

熟人干脆将座椅调低,悠悠地躺了下来。

我看看手表,对熟人说,我还是打车过去吧。边说,边下了车。身后传来熟人的声音,再等一会儿嘛,我马上就走。

可我不想等了,也不想搭你的顺风车了,你就守着你这个来之不易的车位吧。

我办完事回来,看到熟人的车还停在老地方。熟人已经睡着了。从窗玻璃看到,熟人睡得好香啊。

